# **紅樓夢．五回**

第四回中既將薛家母子在榮府內寄居等事略已表明，此回則暫不能寫矣。

如今且說林黛玉自在榮府以來，賈母萬般憐愛，寢食起居，一如寶玉，迎春、探春、惜春三個親孫女倒且靠後；便是寶玉和黛玉二人之親密友愛處，亦自較別個不同，日則同行同坐，夜則同息同止，真是言和意順，略無參商。不想如今忽然來了一個薛寶釵，年歲雖大不多，然品格端方，容貌豐美，人多謂黛玉所不及。**脂批1** 而且寶釵行為豁達，隨分從時，不比黛玉孤高自許，目無下塵**解讀1**，故比黛玉大得下人之心。便是那些小丫頭子們，亦多喜與寶釵去頑。因此黛玉心中便有些悒郁不忿之意，寶釵卻渾然不覺。那寶玉亦在孩提之間，況自天性所稟來的一片愚拙偏僻，視姊妹弟兄皆出一意，並無親疏遠近之別。其中因與黛玉同隨賈母一處坐臥，故略比別個姊妹熟慣些。既熟慣，則更覺親密；既親密，則不免一時有求全之毀，不虞之隙。**解讀2**  
`黛玉初進榮府時，賈母嬌之如春花，惜之如秋蘭，賈母之嬌之惜，皆真情也，非假意也。又豈料有後日之變乎！  
`黛玉、寶釵相處已略有時，故從下人眼中，已見差異。黛玉孤高，寶釵豁達，孤高則離群，豁達則隨分從時。從此漸見分野矣！  
`寶玉愛博而心勞者也。  
`特寫一筆寶玉與黛玉之特殊親厚。

這日，不知為何，他二人言語有些不合起來，黛玉又氣的獨在房中垂淚，寶玉又自悔言語冒撞，前去俯就。那黛玉方漸漸的回轉來。

因東邊寧府中花園內梅花盛開，賈珍之妻尤氏，乃治酒請賈母、邢夫人、王夫人等賞花。是日，先攜了賈蓉之妻，二人來面請。賈母等於早飯後過來，就在會芳園遊玩，先茶後酒，不過皆是寧、榮二府女眷家宴小集，並無別樣新文趣事可記。

一時寶玉倦怠，欲睡中覺，賈母命人好生哄著，歇息一回再來。賈蓉之妻秦氏便忙笑回道：「我們這裏有給寶叔收拾下的屋子，老祖宗放心，只管交與我就是了。」又向寶玉的奶娘丫鬟等道：「嬤嬤、姐姐們，請寶叔隨我這裏來。」賈母素知秦氏是個極妥當的人，生得裊娜纖巧，行事又溫柔和平，乃重孫媳中第一個得意之人，見他去安置寶玉，自是安穩的。  
`一片迷離惝恍之筆，引人入魔。

當下秦氏引了一簇人來至上房內間。寶玉擡頭看見一幅畫貼在上面，畫的人物固好，其故事乃是《燃藜圖》，也不看系何人所畫，心中便有些不快。又有一副對聯，寫的是：  
  
世事洞明皆學問，  
  
人情練達即文章。  
  
  
`《燃藜圖》事，載《三輔黃圖》。敘劉向校書天祿閣，得太乙之精燃藜杖取光，授以《五行洪範》。蓋勸人苦讀也。此儒家勉學事，寶玉見之即不快，則其不愛讀書可知矣。  
`世事兩句，皆勸人入世，寶玉不願入仕途經濟，則與此二句自是徑庭矣！

及看了這兩句，縱然室宇精美，鋪陳華麗，亦斷斷不肯在這裏了，忙說：「快出去！快出去！」**解讀3**秦氏聽了笑道：「這裏還不好，可往那裏去呢？不然往我屋裏去罷。」寶玉點頭微笑。有一個嬤嬤說道：「那裏有個叔叔往侄兒房裏睡覺的理？」秦氏笑道：「噯喲喲，不怕他惱。他能多大呢，就忌諱這些個！上月你沒看見我那個兄弟來了，雖然與寶叔同年，兩個人若站在一處，只怕那個還高些呢。」寶玉道：「我怎麽沒見過？你帶他來我瞧瞧。」眾人笑道：「隔著二三十裏，往那裏帶去？見的日子有呢。」**解讀4** 說著大家來至秦氏房中。剛至房門，便有一股細細的甜香襲人而來。寶玉覺得眼餳骨軟，連說「好香！」入房向壁上看時，有唐伯虎畫的《海棠春睡圖》，兩邊有宋學士秦太虛寫的一副對聯，其聯雲：  
  
嫩寒鎖夢因春冷，  
  
芳氣籠人是酒香。  
  
`用嬤嬤話故意一提，然後由可卿自己撇清。  
`一段描寫，皆烘托《海棠春睡圖》意。

案上設著武則天當日鏡室中設的寶鏡，一邊擺著飛燕立著舞過的金盤，盤內盛著安祿山擲過傷了太真乳的木瓜。上面設著壽陽公主於含章殿下臥的榻，懸的是同昌公主制的聯珠帳。寶玉含笑連說：「這裏好！」秦氏笑道：「我這屋子大約神仙也可以住得了。」說著親自展開了西子浣過的紗衾，移了紅娘抱過的鴛枕。於是眾奶母服侍寶玉臥好，款款散了，只留襲人、媚人、晴雯、麝月四個丫鬟為伴。秦氏便分咐小丫鬟們，好生在廊檐下看著貓兒狗兒打架。  
`種種擺設，皆畫筆耳，豈能當真？然皆為寫秦氏也。觀此，則可以知此人矣。

那寶玉剛合上眼，便惚惚的睡去，猶似秦氏在前，**脂批2**遂悠悠蕩蕩隨了秦氏，**解讀5**至一所在。但見朱欄白石，綠樹清溪，真是人跡稀逢，飛塵不到。寶玉在夢中歡喜，想道：「這個去處有趣，我就在這裏過一生，縱然失了家也願意，強如天天被父母師傅打呢。」正胡思之間，忽聽山後有人作歌曰：  
  
春夢隨雲散，飛花逐水流。**解讀6**  
  
寄言眾兒女，何必覓閒愁。  
  
`一段意外奇文，迷離撲朔，更無人作鄭箋。

寶玉聽了是女子的聲音。歌音未息，早見那邊走出一個人來，蹁躚裊娜，端的與人不同。有賦為證：

方離柳塢，乍出花房。  
  
但行處，鳥驚庭樹；  
  
將到時，影度回廊。  
  
仙袂乍飄兮，聞麝蘭之馥郁；  
  
荷衣欲動兮，聽環佩之鏗鏘。  
  
靨笑春桃兮，雲堆翠髻；  
  
唇綻櫻顆兮，榴齒含香。  
  
纖腰之楚楚兮，回風舞雪；  
  
珠翠之輝輝兮，滿額鵝黃。  
  
出沒花間兮，宜嗔宜喜；  
  
徘徊池上兮，若飛若揚。  
  
蛾眉顰笑兮，將言而未語；  
  
蓮步乍移兮，待止而欲行。  
  
羨彼之良質兮，冰清玉潤；  
  
慕彼之華服兮，熌灼文章。  
  
愛彼之貌容兮，香培玉琢；  
  
美彼之態度兮，鳳翥龍翔。  
  
其素若何？春梅綻雪。  
  
其潔若何？秋蘭被霜。  
  
其靜若何？松生空谷。  
  
其艷若何？霞映澄塘。  
  
其文若何？龍遊曲沼。  
  
其神若何？月射寒江。  
  
應慚西子，實愧王嬙。  
  
奇矣哉，生於孰地，  
  
來自何方？  
  
信矣乎，瑤池不二，紫府無雙。  
  
果何人哉？如斯之美也！

寶玉見是一個仙姑，喜的忙來作揖問道：「神仙姐姐不知從那裏來，如今要往那裏去？也不知這是何處，望乞攜帶攜帶。」那仙姑笑道：「吾居離恨天之上，灌愁海之中，乃放春山遣香洞太虛幻境警幻仙姑是也：司人間之風情月債，掌塵世之女怨男癡。因近來風流冤孽，纏綿於此處，是以前來訪察機會，布散相思。今忽與爾相逢，亦非偶然。此離吾境不遠，別無他物，僅有自采仙茗一盞，親釀美酒一甕，素練魔舞歌姬數人，新填《紅樓夢》仙曲十二支，**脂批3**試隨吾一遊否？」寶玉聽說，便忘了秦氏在何處，竟隨了仙姑至一所在，有石牌橫建，上書「太虛幻境」**解讀7**四個大字，兩邊一副對聯，乃是：

假作真時真亦假，  
無為有處有還無。**解讀8**  
`警幻仙姑之職司，實所未聞。  
`既是「太虛」，又是「幻境」，則虛而又虛矣。其實，其中有實在。雪芹慣用此法，瞞過實寫處。  
`兩句涵蓋全書，上句說「真、假」，既說創作之寫實與虛構，亦是諷刺世情。下句「無為有」「有還無」，世變之總括。杜詩雲「王侯第宅皆新主，文武衣冠異昔時」，亦指勢易時移也。作者之家已「有還無」矣，而他人則「無為有」也。然此句不僅指曹家、李家，亦概指其時世也。蓋雍正時追舊欠，破家者多矣。黃卬《錫金識小錄》雲：「雍正間匯追舊欠，奉行不善，凡系舊家大抵皆破。」可見「有還無」者，何止曹、李也。

轉過牌坊，便是一座宮門，上面橫書四個大字，道是：「孽海情天。」又有一副對聯。大書雲：  
  
厚地高天，堪嘆古今情不盡；  
  
癡男怨女，可憐風月債難償。

寶玉看了，心下自思道：「原來如此。但不知何為『古今之情』，何為『風月之債』？從今倒要領略領略。」寶玉只顧如此一想，不料早把些邪魔招入膏肓了。當下隨了仙姑進入二層門內，至兩邊配殿，皆有匾額對聯，一時看不盡許多，惟見有幾處寫的是：「癡情司」「結怨司」「朝啼司」「夜怨司」「春感司」「秋悲司」。看了，因向仙姑道：「敢煩仙姑引我到那各司中遊玩遊玩，不知可使得？」仙姑道：「此各司中皆貯的是普天之下所有的女子過去未來的簿冊，爾凡眼塵軀，未便先知的。」寶玉聽了，那裏肯依，覆央之再四。仙姑無奈，說：「也罷，就在此司內略隨喜隨喜罷了。」寶玉喜不自勝，擡頭看這司的匾上，乃是「薄命司」三字，兩邊對聯寫的是：  
春恨秋悲皆自惹，  
花容月貌為誰妍？

寶玉看了，便知感嘆。進入門來，只見有十數個大廚，皆用封條封著。看那封條上，皆是各省的地名。寶玉一心只揀自己的家鄉封條看，遂無心看別省的了。只見那邊廚上封條上大書七字雲「金陵十二釵正冊」。寶玉問道：「何為『金陵十二釵正冊』？」警幻道：「即貴省中十二冠首女子之冊，故為『正冊』。」寶玉道：「常聽人說，金陵極大，怎麽只十二個女子？如今單我家裏上上下下就有幾百女孩子呢。」警幻冷笑道：「貴省女子固多，不過擇其緊要者錄之，下邊二廚則又次之。余者庸常之輩，則無冊可錄矣。」寶玉聽說，再看下首二廚上，果然寫著「金陵十二釵副冊」，又一個寫著「金陵十二釵又副冊」。寶玉便伸手先將「又副冊」廚開了，拿出一本冊來，揭開一看，只見這首頁上畫著一幅畫，又非人物，也無山水，不過是水墨滃染的滿紙烏雲濁霧而已。後有幾行字跡寫的是：  
  
霽月難逢，彩雲易散。  
  
心比天高，身為下賤。  
  
風流靈巧招人怨。  
  
壽夭多因毀謗生，多情公子空牽念。

寶玉看了，又見後面畫著一簇鮮花，一床破席，也有幾句言詞，寫道是：

枉自溫柔和順，  
  
空雲似桂如蘭。  
  
堪羨優伶有福，  
  
誰知公子無緣。

寶玉看了不解，遂擲下這個，又去開了副冊廚門，拿起一本冊來。揭開看時，只見畫著一株桂花，下面有一池沼，其中水涸泥幹，蓮枯藕敗。後面書雲：

根並荷花一莖香。  
  
平生遭際實堪傷。  
  
自從兩地生孤木，  
  
致使香魂返故鄉。

寶玉看了仍不解，便又擲了，再去取「正冊」看時，只見頭一頁上便畫著兩株枯木，木上懸著一圍玉帶；又有一堆雪，雪下一股金簪。也有四句言詞，道是：

可嘆停機德，**解讀9**  
  
堪憐詠絮才。**解讀10**  
  
玉帶林中掛，**解讀11**  
  
金簪雪裏埋。**解讀12**

寶玉看了仍不解。待要問時，情知他必不肯泄漏；待要丟下，又不舍。遂又往後看時，只見畫著一張弓，弓上掛著香櫞。也有一首歌詞雲：

二十年來辨是非。  
  
榴花開處照宮闈。  
  
三春爭及初春景，  
  
虎兔相逢大夢歸。

後面又畫著兩人放風箏，一片大海，一只大船，船中有一女子掩面泣涕之狀。也有四句寫雲：

才自精明志自高。  
  
生於末世運偏消。**解讀13**  
  
清明涕送江邊望，  
  
千里東風一夢遙。

後面又畫幾縷飛雲，一灣逝水。其詞曰：

富貴又何為，繈褓之間父母違。  
  
展眼吊斜暉，湘江水逝楚雲飛。

後面又畫著一塊美玉，落在泥垢之中。其斷語雲：

欲潔何曾潔，  
  
雲空未必空。  
  
可憐金玉質，  
  
終陷淖泥中。

後面忽見畫著個惡狼，追撲一美女，欲啖之意。其書雲：

子系中山狼。  
  
得志便猖狂。  
  
金閨花柳質，  
  
一載赴黃粱。

後面便是一所古廟，裏面有一美人在內看經獨坐。其判雲：

勘破三春景不長。  
  
緇衣頓改昔年妝。  
  
可憐繡戶侯門女，  
  
獨臥青燈古佛旁。

後面便是一片冰山，上面有一只雌鳳。其判曰：

凡鳥偏從末世來。  
  
都知愛慕此生才。  
  
一從二令三人木，  
  
哭向金陵事更哀。

後面又是一座荒村野店，有一美人在那裏紡績。其判雲：

勢敗休雲貴，  
  
家亡莫論親。**脂批4**  
  
偶因濟劉氏，  
  
巧得遇恩人。

後面又畫著一盆茂蘭，旁有一位鳳冠霞帔的美人。也有判雲：

桃李春風結子完。  
  
到頭誰似一盆蘭。  
  
如冰水好空相妒，  
  
枉與他人作笑談。

後面又畫著高樓大廈，有一美人懸梁自縊。其判雲：

情天情海幻情身。  
  
情既相逢必主淫。  
  
漫言不肖皆榮出，  
  
造釁開端實在寧。**脂批5**

寶玉還欲看時，那仙姑知他天分高明，性情穎慧**脂批6** 恐把仙機泄漏，遂掩了卷冊，笑向寶玉道：「且隨我去遊玩奇景，何必在此打這悶葫蘆！」

寶玉恍恍惚惚，不覺棄了卷冊，又隨了警幻來至後面。但見珠簾繡幕，畫棟雕檐，說不盡那光搖朱戶金鋪地，雪照瓊窗玉作宮；更見仙花馥郁，異草芬芳：真好個所在。又聽警幻笑道：「你們快出來迎接貴客！」一語未了，只見房中又走出幾個仙子來，皆是荷袂蹁躚，羽衣飄舞，姣若春花，媚如秋月。一見了寶玉，都怨謗警幻道：「我們不知系何『貴客』，忙的接了出來！姐姐曾說今日今時必有絳珠妹子的生魂前來遊玩，故我等久待，何故反引這濁物來污染這清凈女兒之境？」**脂批7**

寶玉聽如此說，便嚇得欲退不能退，果覺自形污穢不堪。警幻忙攜住寶玉的手，向眾姊妹道：「你等不知原委：今日原欲往榮府去接絳珠，適從寧府經過，偶遇寧、榮二公之靈，囑吾雲：『吾家自國朝定鼎以來，功名奕世，富貴傳流，雖歷百年，奈運終數盡，不可挽回者。**解讀14**故遺之子孫雖多，竟無可以繼業。**脂批8**其中惟嫡孫寶玉一人，稟性乖張，性情怪譎，雖聰明靈慧，略可望成，無奈吾家運數合終，恐無人規引入正。幸仙姑偶來，萬望先以情欲聲色等事警其癡頑，或能使彼跳出迷人圈子，然後入於正路，亦吾兄弟之幸矣。』如此囑吾，故發慈心，引彼至此。先以彼家上中下三等女子之終身冊籍，令彼熟玩，尚未覺悟；故引彼再至此處，令其再歷飲饌聲色之幻，或冀將來一悟，亦未可知也。」**脂批9**

說畢，攜了寶玉入室。但聞一縷幽香，竟不知其所焚何物。寶玉遂不禁相問。警幻冷笑道：「此香塵世中既無，爾何能知！此香乃系諸名山勝境內初生異卉之精，合各種寶林珠樹之油所制，名『群芳髓』。」寶玉聽了，自是羨慕而已。大家入座，小丫鬟捧上茶來。寶玉自覺清香異味，純美非常，因又問何名。警幻道：「此茶出在放春山遣香洞，又以鮮花靈葉上所帶之宿露而烹，此茶名曰『千紅一窟』。」寶玉聽了，點頭稱賞。因看房內，瑤琴、寶鼎、古畫、新詩，無所不有；更喜窗下亦有唾絨，奩間時漬粉污。壁上也見懸著一副對聯，書雲：

幽微靈秀地，  
  
無可奈何天。

寶玉看畢，無不羨慕。因又請問眾仙姑姓名：一名癡夢仙姑，一名鐘情大士，一名引愁金女，一名度恨菩提，各各道號不一。少刻，有小丫鬟來調桌安椅，設擺酒饌。真是：瓊漿滿泛玻璃盞，玉液濃斟琥珀杯。更不用再說那肴饌之盛。寶玉因聞得此酒清香甘冽，異乎尋常，又不禁相問。警幻道：「此酒乃以百花之蕊，萬木之汁，加以麟髓之醅，鳳乳之曲釀成，因名為『萬艷同杯』。」**脂批10**寶玉稱賞不叠。

飲酒間，又有十二個舞女上來，請問演何詞曲。警幻道：「就將新制《紅樓夢》十二支演上來。」舞女們答應了，便輕敲檀板，款按銀箏，聽他歌道是：  
  
開辟鴻蒙……

方歌了一句，警幻便說道：「此曲不比塵世中所填傳奇之曲，必有生旦凈末之則，又有南北九宮之限。此或詠嘆一人，或感懷一事，偶成一曲，即可譜入管弦。若非個中人，**脂批11解讀15**不知其中之妙。料爾亦未必深明此調。若不先閱其稿，後聽其歌，翻成嚼蠟矣。」說畢，回頭命小丫鬟取了《紅樓夢》原稿來，遞與寶玉。寶玉接來，一面目視其文，一面耳聆其歌曰：

〔紅樓夢引子〕開辟鴻蒙，誰為情種？非作者為誰？余又曰，亦非作者，乃石頭耳。」）都只為風月情濃。趁著這〔四〕奈何天，傷懷日，寂寥時，試遣愚衷。因此上，演出這懷金悼玉的《紅樓夢》。**脂批12**

〔終身誤〕都道是金玉良姻，俺只念木石前盟。空對著，山中高士晶瑩雪；終不忘，世外仙姝寂寞林。嘆人間，美中不足今方信。縱然是齊眉舉案，到底意難平。

〔枉凝眉〕一個是閬苑仙葩**解讀16**，一個是美玉無瑕**解讀17**。若說沒奇緣，今生偏又遇著他；若說有奇緣，如何心事終虛化？一個枉自嗟呀，一個空勞牽掛。一個是水中月，一個是鏡中花。想眼中能有多少淚珠兒，怎經得秋流到冬盡，春流到夏！

寶玉聽了此曲，散漫無稽，不見得好處；但其聲韻淒惋，竟能銷魂醉魄。因此也不察其原委，問其來歷，就暫以此釋悶而已。因又看下面唱道：

〔恨無常〕喜榮華正好，恨無常又到。眼睜睜，把萬事全拋。蕩悠悠，把芳魂消耗。望家鄉，路遠山高。故向爹娘夢裏相尋告：兒命已入黃泉，天倫呵，須要退步抽身早！**脂批13**

〔分骨肉〕一帆風雨路三千，把骨肉家園齊來拋閃。恐哭損殘年，告爹娘，休把兒懸念。自古窮通皆有定，離合豈無緣？從今分兩地，各自保平安。奴去也，莫牽連。

〔樂中悲〕繈褓中，父母嘆雙亡。縱居那綺羅叢，誰知嬌養？幸生來，英豪闊大寬宏量。從未將兒女私情，略縈心上。好一似，霽月光風耀玉堂。廝配得才貌仙郎，博得個地久天長，準折得幼年時坎坷形狀。終久是雲散高唐，水涸湘江。這是塵寰中消長數應當，何必枉悲傷。  
  
此曲寫元春早死，末句囑其父母「退步抽身早」，則明示賈府原有的靠山倒了。曹寅在時，常拈佛語說「樹倒猢猻散」，亦指所依之大樹一倒，則猢猻無所依靠矣。此處意同事殊。此處是指元妃這棵大樹已倒，賈政等無大樹可依靠了！曹寅所指之大樹是指康熙。謂康熙一死，曹家必敗也。！

〔世難容〕氣質美如蘭，才華覆比仙。天生成孤癖人皆罕。你道是啖肉食腥膻，視綺羅俗厭；卻不知太高人愈妒，過潔世同嫌。可嘆這，青燈古殿人將老；辜負了，紅粉朱樓春色闌。到頭來，依舊是風塵骯臟違心願。好一似，無瑕白玉遭泥陷；又何須，王孫公子嘆無緣。

〔喜冤家〕中山狼，無情獸，全不念當日根由。一味的驕奢淫蕩貪還構。覷著那，侯門艷質同蒲柳；作踐的，公府千金似下流。嘆芳魂艷魄，一載蕩悠悠。

〔虛花悟〕將那三春看破，桃紅柳綠待如何？把這韶華打滅，覓那清淡天和。說甚麽，天上夭桃盛，雲中杏蕊多。到頭來，誰把秋挨過？則看那，白楊村裏人嗚咽，青楓林下鬼吟哦。更兼著，連天衰草遮墳墓。這的是，昨貧今富人勞碌，春榮秋謝花折磨。似這般，生關死劫誰能躲？聞說道，西方寶樹喚婆娑，上結著長生果。

〔聰明累〕機關算盡太聰明，反算了卿卿性命。**脂批14**生前心已碎，死後性空靈。家富人寧，終有個家亡人散各奔騰。枉費了，意懸懸半世心；好一似，蕩悠悠三更夢。忽喇喇似大廈傾，昏慘慘似燈將盡。呀！一場歡喜忽悲辛。**脂批15** 嘆人世，終難定！

〔留余慶〕留余慶，留余慶，忽遇恩人；幸娘親，幸娘親，積得陰功。勸人生，濟困扶窮，休似俺那愛銀錢忘骨肉的狠舅奸兄！正是乘除加減，上有蒼穹。

〔晚韶華〕鏡裏恩情，更那堪夢裏功名！那美韶華去之何迅，再休提繡帳鴛衾。只這帶珠冠，披鳳襖，也抵不了無常性命。雖說是，人生莫受老來貧，也須要陰騭積兒孫。氣昂昂頭戴簪纓，氣昂昂頭戴簪纓。光燦燦胸懸金印。威赫赫爵祿高登，威赫赫爵祿高登。昏慘慘黃泉路近。問古來將相可還存？也只是，虛名兒與後人欽敬。

〔好事終〕畫梁春盡落香塵。擅風情，秉月貌，便是敗家的根本。箕裘頹墮皆從敬，**脂批16**家事消亡首罪寧。宿孽總因情。**脂批17**

〔收尾·飛鳥各投林〕**脂批18**為官的，家業雕零；富貴的，金銀散盡；**脂批19**有恩的，死裏逃生；無情的，分明報應。欠命的，命已還；欠淚的，淚已盡。冤冤相報實非輕，分離聚合皆前定。欲知命短問前生，老來富貴也真僥幸。看破的，遁入空門；癡迷的，枉送了性命。好一似食盡鳥投林，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幹凈！**脂批20**

歌畢，還要歌副曲。警幻見寶玉甚無趣味，因嘆：「癡兒竟尚未悟！」那寶玉忙止歌姬不必再唱，自覺朦朧恍惚，告醉求臥。警幻便命撤去殘席，送寶玉至一香閨繡閣之中，其間鋪陳之盛，乃素所未見之物。更可駭者，早有一位女子在內，其鮮艷嫵媚，有似乎寶釵，風流裊娜，則又如黛玉。正不知何意，忽警幻道：「塵世中多少富貴之家，那些綠窗風月，繡閣煙霞，皆被淫污紈袴與那些流蕩女子悉皆玷辱。更可恨者，自古來多少輕薄浪子，皆以『好色不淫』為飾，又以『情而不淫』作案，此皆飾非掩醜之語也。好色即淫，知情更淫。是以巫山之會，雲雨之歡，皆由既悅其色、覆戀其情所致也。吾所愛汝者，乃天下古今第一淫人也。」寶玉聽了，唬的忙答道：「仙姑差了。我因懶於讀書，家父母尚每垂訓飭，豈敢再冒『淫』字。況且年紀尚小，不知『淫』字為何物。」警幻道：「非也。淫雖一理，意則有別。如世之好淫者，不過悅容貌，喜歌舞，調笑無厭，雲雨無時，恨不能盡天下之美女供我片時之趣興，此皆皮膚濫淫之蠢物耳。如爾則天分中生成一段癡情，吾輩推之為『意淫』。『意淫』二字，惟心會而不可口傳，可神通而不可語達。**脂批21** 汝今獨得此二字，在閨閣中，固可為良友，然於世道中，未免迂闊怪詭，百口嘲謗，萬目睚眥。今既遇令祖寧、榮二公剖腹深囑，吾不忍君獨為我閨閣增光，見棄於世道，是以特引前來，醉以靈酒，沁以仙茗，警以妙曲，再將吾妹一人，乳名兼美字可卿者，**脂批22** 許配於汝。今夕良時，即可成姻。不過令汝領略此仙閨幻境之風光尚如此，何況塵境之情景哉？而今後萬萬解釋，改悟前情，留意於孔孟之間，委身於經濟之道。」說畢便秘授以雲雨之事，推寶玉入房，將門掩上自去。

那寶玉恍恍惚惚，依警幻所囑之言，未免有兒女之事，難以盡述。至次日，便柔情繾綣，軟語溫存，與可卿難解難分。因二人攜手出去遊玩之時，忽至一個所在，但見荊榛遍地，狼虎同群，迎面一道黑溪阻路，並無橋梁可通。正在猶豫之間，忽見警幻後面追來，告道：「快休前進，作速回頭要緊！」寶玉忙止步問道：「此系何處？」警幻道：「此即迷津也。深有萬丈，遙亙千里，中無舟楫可通，只有一個木筏，乃木居士掌舵，灰侍者撐篙，不受金銀之謝，但遇有緣者渡之。爾今偶遊至此，設如墮落其中，則深負我從前諄諄警戒之語矣。」話猶未了，只聽迷津內水響如雷，竟有許多夜叉海鬼將寶玉拖將下去。嚇得寶玉汗下如雨，一面失聲喊叫：「可卿救我！」嚇得襲人輩眾丫鬟忙上來摟住，叫：「寶玉別怕，我們在這裏！」

卻說秦氏正在房外囑咐小丫頭們好生看著貓兒狗兒打架，忽聽寶玉在夢中喚他的小名，因納悶道：「我的小名這裏從沒人知道的，他如何知道，在夢裏叫出來？」正是：  
  
一場幽夢同誰近，千古情人獨我癡。

**── 脂批 ──**

**脂批1**　此句定評，想世人目中各有所取也。按黛玉、寶釵二人，一如姣花，一如纖柳，各極其妙者，然世人性分甘苦不同之故耳。

**脂批2**　此夢文情固佳，然必用秦氏引夢，又用秦氏出夢，竟不知立意何屬？

**脂批3**　點題。蓋作者自雲所歷不過紅樓一夢耳。

**脂批4**　非經歷過者，此二句則雲紙上談兵。過來人那得不哭？

**脂批5**　(十三回) 秦可卿淫喪天香樓』，作者用史筆也。老朽因有魂托鳳姐賈家後事二件，嫡是安富尊榮坐享人（未）能想得到處，其事雖未漏（按：漏，或系『就』之音誤！庸），其言其意則令人悲切感服，姑赦之，因命芹溪刪去。)

**脂批6**　通部中筆筆貶寶玉，人人嘲寶玉，語語謗寶玉，今卻於警幻意中忽寫出此八字來，真是意外之意。此法亦別書中所無。

**脂批7**　奇筆攄奇文。作者視女兒珍貴之至，不知今時女兒可知？余為作者癡心一哭。又為近之自棄自敗之女兒一恨。

**脂批8**　這是作者真正一把眼淚。

**脂批9**　一段敘出寧榮二公，足見作者深意。

**脂批10**　與千紅一窟一對，隱『悲』字。

**脂批11**　三字要緊。不知誰是個中人。寶玉即個中人乎？然則石頭亦個中人乎？作者亦系個中人乎？觀者亦個中人乎？

**脂批12**　懷金悼玉，大有深意。

**脂批13**　悲險之至。

**脂批14**　警拔之句。

**脂批15**　見得到。過來人睹此，寧不放聲一哭？

**脂批16**　深意他人不解。

**脂批17**　是作者具菩薩之心，秉刀斧之筆，撰成此書，一字不可更，一語不可少。

**脂批18**　收尾愈覺悲慘可畏。

**脂批19**　二句先總寧榮。

**脂批20**　又照看葫蘆廟。與樹倒猢猻散反照

**脂批21**　按寶玉一生心性，只不過是體貼二字，故曰意淫。

**脂批22**　妙，蓋指薛、林而言也。

**── 解讀 ──**

**解讀1**　此處已提人格區別至大。

**解讀2**　馮其庸評：此兩句亦寫其親厚也，讀者切勿誤解。

**解讀3**　寶玉何故惡此句？。

**解讀4**　伏筆

**解讀5**　馮其庸評：三句迷離飄忽，誘人遐想，雪芹之筆，神出鬼沒，令人不可捉摸，故不少讀者往往入迷途而不返。

**解讀6**　馮其庸評：夢散、花飛、水流，一切皆不可持。

**解讀7**　若以為未曾提是字，必重閱一回。

**解讀8**　馮其庸評：兩句是讀此書之關鍵，須反覆細參，參透此意，則於此書思過半矣！

**解讀9**　薛寶釵

**解讀10**　林黛玉

**解讀11**　又林黛玉

**解讀12**　又薛寶釵；二者何故合寫？

**解讀13**　馮其庸按：此「末世」是指賈家。

**解讀14**　馮其庸：再申「運終數盡，不可挽回」，則是重言是末世也。此段文字，直駁二次抄家論，何有一點已曾抄家過的影子？。

**解讀15**　或以為中人乃曹雪芹。

**解讀16**　林黛玉

**解讀17**　賈寶玉